

我曾住过的三个家

□陶化玺

生活在一座城市，最大的归属感莫过于有个房子，有个家，我在哈尔滨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，带大家看看我住过的三个家吧。

我的第一个家在道里区的河清街，住了三年。这里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，因为是我租的房子。2003年我从学校毕业到银行实习，因为家在外地还没有合适的住处，单位帮我联系租了一个房子，使用面积35平方米，一室一厅，小区门前有一个市场叫河清街早市。

房子用现在的标准衡量，就是老破小，木质的门窗非常古朴，白色的墙面偶有墙皮脱落，斑驳的墙体仿佛写满了故事。小区院子里有几株老树，夏天却也是郁郁葱葱。院门是敞开的，门口就是早市，晚上也有摆摊的，推开窗子就能听见小贩的叫卖声，市场上永远是熙熙攘攘，热气腾腾的，充满了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。房子是简装，大白墙面，地上铺的是地板革，有简单的炉具可供做饭，有热水器可以洗澡，没有其他多余的家电，客厅和卧室各有一张铁床。我和大学时的闺蜜一起住在这里，有时我们一人一床，有时我们俩挤在一张床上。

这个房子虽然比较简陋，但它满足了我们成家最基本的生存要求，我和闺蜜都把它当成家。这里是一天繁忙工作之后休养生息的地方，这里是周末我

们叫其他闺蜜一起来欢聚的地方，这里更是出差后，我们回到这个城市着急奔赴的地方。这里承载了我们三年的青春，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家，现在偶尔路过这里，包括路过门前那个河清街早市，我的心里都会有一股暖流不动声色地流过。

我的第二个家在道里顾乡的海富康城，住了十年。当时我和爱人准备结婚，我们两人想住在自己买的新房子里，所以2005年我和爱人紧锣密鼓地看房。因为资金紧张，所以我们选来选去选在了顾乡，以首付贷款的方式买了一套使用面积60平方米的二室一厅。装修时为了省钱，一到周末我们就跑建材市场，选择物美价廉的材料装修自己的

家。房子定位中等装修，复合地板、带颜色的乳胶漆、必备的家具、家电等等都布置齐全。小区的环境也不错，封闭化管理，楼下有独立的的车库，有绿化，有喷泉，还有小桥流水的景观。

这里成了我们的新房，承载了我们从单身走进婚姻的所有甜蜜时光；这里也成了闺蜜们欢聚的地方，因为我结婚比较早，好多小姐妹们还没有家，她们可以随意在我家吃住；这里也成为我们招待外地亲友的场所，姑姑舅舅、表弟表妹，包括曾经的同学，他们来到这座城市也算有了一个亲切的休息之地；这里更是女儿出生的地方，承载了我们初为父母的快乐，二人世界也变成了幸福的三口之家。现在这个房子已经卖掉了，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特意绕路到这里，静静地看看我们这个曾经的家。

我的第三个家在群力新区，准备在此度过余生。随着女儿上学，老人需要长期住在家里照顾，所以在当时群力房子价位还比较低时，我们果断买了一套三居室。这次装修，我们终于有能力请装修公司 and 设计师了，把房子装修成自己喜欢的风格，也基本做到了老人和孩子都满意。

群力新区北依美丽的松花江，临江的友谊西路宽敞平坦，运脉极佳；西临长岭湖风景区，生态优良；新区内音乐公园、体育公园、湿地公园、丁香公园等比邻而建，环境优美，各有千秋；南靠机场高速，出行便捷；西接二环，四面纵横。

有一个房子，有一个家，是大多数人奋斗的执念，我也不例外。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，人已中年，在几次的搬迁换房中我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，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有了家，有了家人，这座城市也自然地融入了我的血脉，成了我最爱的家乡。

我在尚志幼儿园的儿时记忆

□宛凌迅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父母带着我们哥俩从南方来哈尔滨看望我的祖母，祖母希望多年在外的长子留在自己身边。不久，父亲在银行谋了一份会计工作，就这样，全家在哈尔滨安顿了下来。

父母都工作，没人带孩子，父亲就把我们哥俩寄托在离单位不远处的端街尚志幼儿园。那时的尚志幼儿园位于现在端街的北侧，现市审监局旁边的位置，是个黄色二层小楼，楼下有个门洞，二楼是音乐教室和食堂。进了门洞，右侧的红砖小楼是老师办公室，左侧的一排平房是工友、阿姨们的休息室和厨房。再往里的一处灰色二层小楼就是幼儿园的教室和午睡寝室，孩子们的室外活动就在中间的院子里。全园有大大班、中班、小班三个班，全园的孩子总共也就三十人。

我是1952年入园的，在园里度过了四个年头。

回想这四年的幼儿园生活，一切都像是发生在昨天，有的事让我自责，有的事让我害怕，有的事让我既担心又后悔。不过，更多的是老师、阿姨们的可亲可爱和小朋友们的天真无邪，那是我心中最美好的记忆，直到如今。

院子里有滑梯、秋千、跷跷板，老师常带着我们在院子里玩“老鹰捉小鸡”“丢手帕”。户外活动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刻，小朋友们在院子里跑啊跳啊，吵吵嚷嚷，在远处听，就像养鸡场喧闹的一群鸡雏。不过，园里发生的几个“大事件”，当初还是让我很伤心、很焦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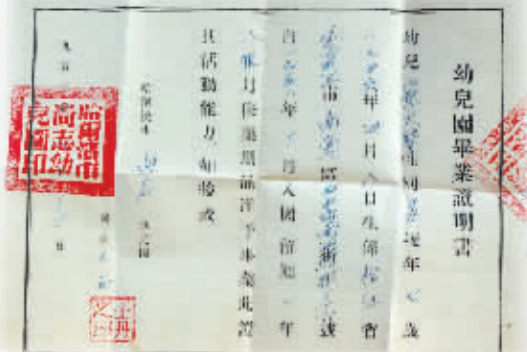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冬季户外活动，有个小女孩被门锁粘住了舌头，她在试图缩回时，因为疼痛难忍，撕心裂肺地大哭。大家见状都很着急，却又束手无策，两个机灵的小朋友立即跑去叫来了阿姨。阿姨迅速找来热毛巾包住铜锁，一场危机总算解除，

但是这个小女孩的舌头还是受了点轻伤。其他小朋友们都关切地抢着凑近看看伤势，有个女孩还亲了一下受伤女孩的脸颊，表示安慰。我没敢亲，但也很替她担心。

谁能想到后来的一次事故中，受伤的居然是我自己。一天，在准备吃午饭的时候，小朋友们都已就坐，忽然我旁边的两个男孩打了起来，一个男孩忽然起身，将阿姨端过来的一碗热汤扣在我的头上，顿时场面乱作一团。阿姨立即带我到楼下医务室，并打电话通知我父亲。父亲叫来一辆三轮车，将我送到医院处理、上药、包扎，好在伤势不重，在家休养几天就好了。直到现在，我的耳后脖子上还带着那块伤疤，成了我一生永远忘不掉的记忆。

还有一次口香糖事件。那时每天去幼儿园，我都要经过端街路口的一家食品店，店主是一位慈祥的苏联人，店里摆满了香肠、面包圈、列巴，还有各类糖果烟茶。一天早上，父亲买了两块口香糖给我。自由活动，我不小心把口香糖吞进了肚里，小朋友们都说口香糖黏在肠子上人会死掉，我听后大哭。一个小朋友叫来了陶老师，她轻轻抚摸着我的头说“没事的，不会死掉”，并告诉小朋友们不要乱讲。说起陶老师，她讲故事总是面带表情，让我感觉好像有无数谜团让人津津乐道，所以她的安慰让我很快地平静下来。但是我心里还是半信半疑，我幼小的心，只能无助地等待命运的安排了。又过了很久很久，我依然挺好，“会死掉”的担忧也就渐渐地淡忘了。

四年的幼儿园生活在快乐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，那里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美好回忆，这些美好的儿时记忆，是幼儿园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。



讲述我与这座城市的那此事儿



本版主编 宋辉
责任编辑 程世欣
版式设计 程世欣